

慧园在成都百花潭公园内。锦江之滨,花繁叶茂,天然幽韵。

巴金在成都东珠市街的李家老宅,早已不在,作为巴金故居的补充物,慧园的建立,体现了故乡人对巴金的一片深情厚意。慧园的名字取得极好,取巴金《家》中人物觉慧的慧字,寓意多重,充满想象力,人们总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怀念和怀旧的地方,能够重新走近巴金,走进巴金所创造的《家》的地方。

慧园设计为二进院,院四围有游廊环绕,地方不大,却小巧玲珑。大门轩豁,门前有一小广场,名叫慧园广场,修竹茂树鲜花掩映,门楣上有启功题写的“慧园”匾额,门两旁的抱柱联为马识途书写:“巴山蜀水地灵人杰称觉慧,金相玉质天宝物华造雅园。”前院为牡丹厅,厅堂的匾额“牡丹厅”,朱家潜题写;两侧的抱柱联:“慧以觉生成家不后,国因文建明德常新。”后院为紫薇堂,匾额“紫薇堂”,史树生题写,两侧的抱柱联:“巨匠文章感召热血青年融入激流三部曲,高山品格怀念赤忱耆老坚持真话一条心。”字都是好字,以意思而论,前院一联最好,既有巴金小说《家》中沧桑历史之感,又有引申进一番行船万里今世之意,有家有国,联袂而意味幽然。

慧园是1989年正式对外开放,1987年巴金最后一次回家乡时,慧园正在动工,巴金专门来看过,回上海后为慧园捐赠了好多物品,应该说对慧园寄予感情和希望。如今慧园前后两院的厅堂中,还是摆放着当年开馆时的陈列品,有关于巴金的生平和创作的照片、书籍和书柜等实物。只是都已经发黄,留下了虽然并不太老却已

经尘埋网封日子的痕迹。岁月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师,可以将一切雕塑成另一番模样。没有感到“慧以觉生”的意思,倒是真的感到几分“成家不易”的样子,因为眼前的慧园像不再是觉慧的家,而是颓败得很,不得已而出租他用一般,满眼都是茶客,厅堂、院子里,连走廊里都摆满了桌椅,茶香缭绕,人声鼎沸。前院还专门设有家宴,广告牌上标明两种规格:268元一桌含10杯茶,1888元一桌含10杯茶。四周的巴

金的一切老照片老书籍老物件,都在陪伴大家喝茶,任流年碎影和眼前的茶香花影交织,真的有些不知今夕何年之感。

二十年前,我第一次来慧园,那时慧园刚建成开放不久,一切恍若梦中。那时,虽然前院在举办盆景展览,毕竟只是安静的盆景、悠悠韵味,和书香谐调。将慧园不仅作为故居或展览室,而是扩展其功能,吸引更多人到

此流连,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得益彰之事。不过二十年,慧园却变成了茶馆和家宴馆,总让人有些惘然。忍不住想起坊间流行的民谣:巴金不如铂金,冰心不如点金。

幸亏大门前的慧园广场,还如以前的安静。树荫竹影下,有花香袭来。正面,有叶毓山雕塑的晚年巴金拄着拐杖的全身青铜像,一侧有一方长石上镌刻着冰心的题词“慧园觉慧”。让人感到巴金和冰心两位老朋友,还在并肩一起,睿智却也宽容地看待眼前的一切,或许会说不必自作多端,文学本来就不是什么非登大雅之堂不可的事,和乡亲们一道喝茶,吃吃饭,有烟火气,有乡土气,有什么不好?到慧园而能觉慧者,那不过是额外的赠品。

病中吟草

钟石川

浣溪纱·病中吟

病室低吟无定时,半为嘤絮半成诗,冰心情致韵中知。一仄一平娱晚景,万灵万物拜良师。孜孜还我少年痴。

柳梢青·引航万里

一叶扁舟,南湖星火,遍及神州。击浪乘风,终成伟业,日煦花稠。引航万里遨游,赤旗展,千帆竞流。改革新猷,颂徽令舵,四海前头。

浣溪纱·忆老干部大学创建

往事如烟可觅踪,辛劳创业味无穷,齐心传火媿与翁。学海老兵兵气勃,杏坛“新秀”夕阳红,春风桃李报情忠。



布拉『鸽』之恋

(彩色速写)

苏向宁

小时候爱读旧章回小说的我,对书中插图的力士形象不甚满意,像《水浒》中的李逵和鲁智深,抡着双斧,飞舞禅杖,虽热血可敬,却都挺着个硕大的肚子,显得粗莽而欠缺了些什么。当时也正好是好莱坞影片潮涌大上海,我更痴迷其间,尤其是韦斯穆勒主演的《人猿泰山》系列片,埃尔弗林的西部牛仔戏,主角都是宽胸细腰、肌肉发达的健美力士,让人醉心,五十余年来未曾忘记。

中外力士体形相较,有同、有不同。同的都呈三角形;不同者中式为正三角,西式为倒三角。我偏爱倒三角的,并非崇洋媚外之故,也不是仅仅从审美观点着眼,臃肿之中似乎觉得倒三角者更柔和矫捷,更是健康。自从做了医生之后,格外坚定了少时的信念。

正三角形体形特点是腰、腹围大,胸围相对小。据相关报道,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,女性则80厘米,否则不利健康,易罹代谢综合症,血糖、血脂、尿酸增高,引发糖尿病、高血压、中风、冠心病、胆囊炎、痛风、骨关节炎等,这在现今大城市人群中已常见而多发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,不妨自己测测胸腹围,也不必泄气,正三角形形凉十占七八。因之我怀疑古代力士形象,或许带点病态的。当然也不能死扣85、80厘米的这条杠,人种有中外南北之异,体形有魁梧、蒲柳之别,要具体分析,然在警示线来说,人人都有现实参考意义。

今日一般男同胞要做到西方健美的倒三角形体形,无异痴人说梦。能得腰、腹围小于胸围,小于85厘米,稍稍有点上

大下小的倾向,已很不错了,这是低标准,可离代谢综合症略为远点。

我十多年前退休后,食多动少,渐次发福,所谓发福,发腹也。腹围扩大,自己

独竹于心

王碧蓉

晋朝王徽之在他客居的空宅种满园的竹子,因为他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。“此君”,乃竹也。王国维在《此君轩记》中说“……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,与君子为近,是以君子取焉”。历代文人赏竹和嗅竹,爱竹和恋竹,咏竹和画竹,关于竹的诗和画也就纷至沓来,于是便有了不朽的东坡之赏竹,倪瓒之梧竹,吴镇之墨竹和板桥胸中之竹。竹,对于江南人来说,无疑具有一种图腾意味,竹林和竹海,是心底永恒的记忆。当我第一次看到陈履生先生的纤纤“独竹”——淡和幽,柔和秀,挺拔和疏朗,画面没有任何背景,干净、清爽、安静和精致,细细密密的题字,错落有致,惊鸿一瞥。(见右图)

我读到过陈履生先生的“江州旧事”一文,与家园有关,与父亲有关,是心中之情,记得在他的回忆中有一句“祖宅的屋后是一片竹林”,料想他的成长与这一片竹林密不可分,竹影摇曳、梅香流动的少年光景或许恍若隔世,或许封尘的心结被升起的阵阵温情湮没。抗战时期做过乡长的爷爷比较务实,在自家的花园种丝瓜和蔬菜;读过私塾的爸爸比较清高,小资情调,侍弄小园赏梅兰竹菊,经营天光照相馆。以我的揣摩,相信陈履生先生的秉性一定承传了祖辈的豪气和

测量几与胸围等,这也并不在意,只是健康亮起了红灯;一次久坐后骑自行车外出,骑不上去,一跨即倒,初以为累了,沙发上休息一下再说,孰料一起立即眩晕,房子天旋地转起来,此其一。其二左肩酸痛,不能用力,伸不直,与右臂比短了一截。我知道这是颈椎、肩关节病寻上门来了,后果可堪忧虑。然而这两病都与中医

的“风”相关,前者可称风眩,后者为漏肩风,治风中医有名言:“除风先治血,血行风自灭。”

即此风与血络淤滞相关,血行流畅病遂告差。于是下定决心,在家运动,俾血气敷布,灌注脏器,既未就医也不吃药的我,锻炼的效果好得出奇,没有几天,病就消失。嗣后我固定每天三次运动,前病没有重发过。意外收获是腹围能控制在85厘米左右,胸围则增大到103厘米,且腰背挺直,形体的老态也随之不见。

我居家锻炼的方式是再简单也不过的俯卧撑,只是不取太累的平地做,斜着浴缸边、书桌边撑,大致距地约60~70厘米高为妥,开始每次50下,到今天

固定的100下,不必苛求动作的标准到位,但求双臂承载体重斜势而上下曲伸,同时意念领先,导气令和,随着双臂的用力,引领内气穿肩贯颈,直达脑际,改善脑的供氧不足。一日三次,寒暑无间,迄今不仅旧病不发,胸臂肌肉也恢复到了青中当年,其妙效不可言。最复杂、顽固的病理纠结,常能被简单平易的方式得以逆转,这或许也是中医养生的魅力之一吧。古人说独乐乐不若众乐乐,健康比音乐更重要,就无所顾忌把自己的经验坦陈给大家。除严重器质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外,大都可以一试,次数由少到多,循序渐进,改变自己正三角形体形是有希望的。



纤纤独竹(国画) 陈履生

才能发现每天的变化,而竹的生机也就是在这部分。显然他画竹不是随意地撇两笔,而是用了严谨的双钩,笔触细腻而精到。当他在写生时,看到的竹,不是因为竹孤立地存在,而是只有他在看画的时候,竹才存在,竹才是有生命力的,其实就是他的心中之竹,也应验了先人所云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。

从做人的角度来说,画如其人。如果仅仅看陈履生先生的画,也未必知其人,也许应该了解他在艺术天地间身兼数职如何纵横跨界,比如他的美术史研究和评论,他的摄影,他的书法,他的艺术管理等等。基于



1930年,我出生在沈阳,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,我是最小的孩子。1931年,我刚刚满一岁时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了。全家人不得不随军离开沈阳,孩子太多,母亲照顾不过来,就把我交给了军队的一名老伙夫,每到驻地停脚,晚饭后大师傅总要赴牌局消遣,便希望我能尽快入睡。可一岁的孩子离开了亲人,更加爱哭闹。大师傅索性晚饭后,拿起白酒斟一小盅,给我灌下去。喝了酒,我自然沉沉睡去,大师傅就安心地打牌去了。习惯成自然,过了些日子离开了酒,年幼的我还真的睡不着了。就这样,我从一岁和酒结缘,到今天酒龄已经79年。

来到北京人艺后,更是有幸结识了多位感情颇深的“酒友”。剧院刚成立时,首都剧场尚未建成,我们的演出要到东华门的北京剧场(现为中国儿童剧场)。剧场门口有个“大酒缸”酒铺,门口摆放着硕大的酒缸,都盖着红漆的盖子。演出结束后,我们那点儿兴奋劲儿尚未散尽,就一起吃夜宵,把酒言欢,山南海北地聊天。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,几十年如一日。

我们喝酒有条铁的纪律,演出前绝不喝酒,就是把琼浆玉液放到面前,也是滴酒不沾,这是作为演员起码的职业道德。我常常告诉年轻演员,爱喝酒就给酒留个好名声。酒喝多了误事或者影响了演出,坏名声全推到酒身上,以后再端起酒杯就有了负担,没了“举杯邀明月”的洒脱,只剩下满心惭愧,酒自然喝不痛快了。

英若诚、于是之、吕齐、张瞳、林连昆、童超、童弟……我们既是同事又是酒友,还一起住在剧团的宿舍里,朝夕相处。“酒友们”的友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,一起在首都剧场演出,一起出国巡演,一起生活,回想起来,感动和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。

三年困难时期,我和酒友们着实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。那时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,买酒自然也要票。外面卖的只有一种二十多度的露酒。那时,刁光覃是全国政协委员,每个月有一瓶医用酒精的特供。老刁只抽烟不喝酒,我就用自己每月定量的好烟“前门”换他那瓶酒精。

可这医用的酒精毕竟不是酒,能不能喝,会不会喝出问题?英若诚知道了,给我出了个主意,拿露酒和酒精自己调配。露酒二十多度,医用酒精七十五度,加上适当的白水,就能兑成六十多度的酒,味道和二锅头差不多。按比例兑好,还要捂住瓶口,用力摇一摇,他说这样水分子和酒分子可以更好地融合。

我们轮流喝了几口兑好的酒,别提多难喝了,谁也不肯再喝一口。英大学问苦思出的酿酒法就这样被我们一笑置之。

多年后,我们在英若诚家小聚。此时,各位酒友几乎全部因为身体缘故,被医生三令五申,不许再喝酒,于是之和童弟更是有夫人在旁紧盯,只有我可以喝酒。英若诚家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酒杯,倒上酒,我却有点不忍心喝了:

“你们都不喝,就看着我一个人喝,是不是有点儿太残忍了?”

童弟羡慕地说:“我们大家看着你喝也高兴。”

闻听此言,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的酒友们哪! 明请读一篇《戏在,就会我在北京人艺说话》。

装,就是用假象掩盖真相,所以又叫“伪装”,比如“装嫩”,“装阔”,“装傻”,说“装”的成语就有好多,“装腔作势”,“装模作样”,“装神弄鬼”,“装聋作哑”……我经常想,人们之所以会“装”,应该是从动植物的伪装受到启发,确实,如枯叶蝶,藻型海马等等的伪型,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保护,但毕竟人是有思想的有情感的,人和人的相处,应该是真诚的,坦荡的,装出来的东西,毕竟是假的,早晚会上“穿帮”!装,其实是怯懦的表现,是诚信的缺失,有的,还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……所以经常会被明眼人当头棒喝:“别装了,你骗谁啊!”

他多重的身份,使得他的画的风格、技法、境界还是观念,与传统,与现代,两相贯通,而他的画的形式,是简约,是极少之美,与东方,与西方,互不隔绝,无疑具有一种当代精神和气韵。以我有限的了解,陈履生先生借助笔墨,把自己的至性至情、本真和修养表现于或梅花,或竹影,或山水,或题词,在纷繁庞杂的大千世界,到处都有浮



人艺的『酒仙们』

朱旭